



左图：1984年5月15日，在第二届国际音乐节上，首演《交响幻想曲》时，朱践耳回母校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并在门前留影。
上图：1989年8月，朱践耳（左）与陈燮阳在一起研究曲谱。
右图：今年5月13日，陈燮阳执棒俄罗斯斯维特兰诺夫交响乐团上演朱践耳“感恩母校”音乐会。（均受访者供图）
李克摄

朱践耳四部交响作品的奇妙之旅

特约撰稿 李建林 施雪钧

8月15日，是朱践耳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。如何“让中国语言变成国际音乐语言”，是几代作曲家孜孜以求的理想。因为在交响乐领域，中国至今还没出现国际公认的音乐大师，更鲜有拿得出手的作品。朱践耳先生的创作之路，让后人看到了中国作品走向世界的自信与希望。本报今刊发此文，以期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。

——编者

五月中旬，带着朱践耳四部作品，指挥家陈燮阳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，指挥俄罗斯斯维特兰诺夫交响乐团，上演了一台“感恩母校”音乐会。在古典音乐传统深厚、世界排名前三的高等音乐学院府里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

俄罗斯爱乐乐团团长、俄籍华裔作曲家左贞观告诉我们：“这个乐团的水平很高，音乐嗅觉特别灵敏，乐手们很快就意识到朱践耳是怎样一位作曲家。音乐家们把他的作品当作国际级大师的作品，这从他们严谨认真的态度中能感觉到……”

音乐会的意义，远高于音乐会本身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六十九年来，中国指挥家第一次执棒俄罗斯名团，在柴可夫斯基、拉赫玛尼诺夫、斯克里亚宾、普罗科菲耶夫、罗斯特罗波维奇等国际音乐大师学习工作过的地方，完整上演的“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”。陈燮阳用中国原创作品，告诉了昔日的苏联老师——中国交响乐的现在与未来，也为驾鹤西去的朱践耳以及他的老师黄晓同，完成了感恩母校的遗愿。

作曲家留下遗愿—— 用一生的创作感恩母校

朱践耳生前常对老伴舒群念叨母校——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。直至灯枯油尽前，作曲家还心有不甘，梦想有一天，在曾经的琴房里，恭恭敬敬地向主课老师谢尔盖·阿·巴拉萨年，献上厚厚的作业本。感恩母校这个念头，潜藏于他心中数十年，可时间这个伟大的魔法师，从不为任何人停留，朱践耳没能等到这一天，夙愿，变成了遗愿。

半个多世纪前的留苏经历，朱践耳岂能忘怀？1955年9月，这位自学成才的中国学生李德伦、吴祖强、杜鸣心、郭淑珍、郑小瑛、黄晓同、曹鹏等，都是中国音乐界屈指可数的才俊，翘楚。事实上，这些人都成了我国乐坛的栋梁、一代宗师，而当年躺在法租界亭子间里的“病秧子”朱践耳，是个四年中靠听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，走上音乐之路的作曲家，以致苏联老师给他上课时，朱践耳一脸懵懵，完全摸不着头脑，一年之后，才慢慢适应，奋起赶上。

在创作札记中，朱践耳写道：“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培养了我。在这座高贵的音乐圣殿里，我接受了一次艺术灵魂的大洗礼，使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，一片新天地，也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飞跃（创作观念、艺术趣味、作曲技法）；更重要的是，这是‘交响梦’最初起步的地方。”

寒窗五年，朱践耳从一个业余作曲者，脱胎换骨，成了世界音乐名校的科班生。这几年，他写出很多作品。主要有钢琴独奏：序曲第一号《告诉你》、序曲第二号《流水》、钢琴曲《主题与变奏曲》、管弦

乐《节日序曲》、钢琴叙事诗《思凡》以及五乐章的交响大合唱《英雄的诗篇》等。特别是管弦乐《节日序曲》以及结业之作《英雄的诗篇》，被苏联国家电台收听后，作为永久性曲目收购、演出并收藏。

慧眼识珠的巴拉萨年，在半个多世纪前，已预测到这个中国弟子的未来。在1962年8月回复朱践耳的信中他写道：“我非常非常地为你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，你将成为真正的大作曲家。我深信，当你独立工作时，也能写得很好。衷心地祝你愿。”果不其然，在之后的音乐旅途上，朱践耳朝着巴拉萨年的预言走去……

留苏五年，影响了朱践耳的一生，并在作曲家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。他羡慕这个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富庶，珍惜本民族的文化代表人物和伟大文化遗产的创造者，他感慨万端于她的不可征服，并深深地致敬。八十九岁那年，他在方格子文稿纸上，工工整整地写下一段回忆文字：“我整天，整个身心，都浸润在精美的音乐氛围中，使我懂得了什么是高雅美、精致美、人性美。每一个音符都是那么讲究，那么贴心……在音乐思维方面，也有了质的变化：过去是平面的、单一的、单色调的思维，现在是立体的、多元的、多色彩的思维。这五年是我在创作上第一次质的飞跃，即从业余水平提升到了专业的学院水平，也是我的第一个创作旺盛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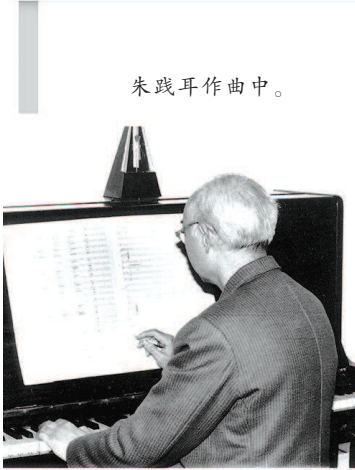
暮年的朱践耳感恩母校之心尤甚。他想用他一生的创作，感恩母校。可垂垂老者自知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于是与老伴舒群商定，倘若有机会回报母校，音乐会一切花费，必须全部自己承担。在与笔者谈起音乐会之事时，耄耋老人反复念叨着一句话，“不能再给政府添麻烦了！”舒群先生严格遵循了丈夫的嘱托。朱践耳的女儿朱卫苏私下透露：“这次音乐会，是我妈用他们多年的积蓄办的。”



上图：1965年1月，朱践耳在广东海丰县，深入生活，采集南海渔歌。

左图：1983年1月，朱践耳在云南西双版纳采风。

下图：1998年5月，朱践耳在海南岛听山歌。



指挥家代其还愿—— 为两位先贤执棒谢恩

这场感恩母校音乐会，舒群、陈燮阳、俄罗斯友人左贞观以及朱卫苏等，筹划了整整一年多。期间，因陈燮阳的演出档期满负荷而被推迟。今年5月，指挥家推卸了所有演出安排，远赴莫斯科，告慰先贤。

多年来，舒群先生尊称陈燮阳为“朱践耳作品代言人”，“黄晓同真爱的最有天才的学生”。而黄晓同、黄晓和兄弟俩，正是朱践耳莫斯科留学时的同窗和挚友。

在一封给陈燮阳的信中，舒群提议：“我想，我们回母校是‘回顾、思念、报答’的性质……你的介绍中，没有提到黄晓同，他的学术和指挥艺术都是超人的，亚历山大·高克在招新生时就看中了他，因为他太突出，所以受到陷害，你不愧是他真爱的最有天才的学生。节目单杀青时，应该加上他，是否可以？”

舒群先生的建议，正合陈燮阳之意。很早，他就有此想法，代表老师去感恩。而黄晓同是苏联音乐界重量级人物——亚历山大·高克的学生。而今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黄晓同的门生遍全国，陈燮阳、侯润宇、汤沐海、张国勇、林友声、余隆等，都成了当今中国乐坛的栋梁。

陈燮阳曾亲眼所见，弥留之际的黄晓同念念不忘母校，清醒时，大段口述留苏往事，让家人记录下来。

弹指间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已成一代名家的陈燮阳，依旧恪守师道尊严，对老师崇敬有加。

有一次，陈燮阳登门看望老师。黄晓同指着家中的破钢琴说：“这架老朽琴难以再用了，我退休多年，没能力再换新的了。”老师失望地告诉他，弟子中有人拍着胸脯承诺，为他买新琴。可怜他望眼欲穿，都没能等来。陈燮阳听了很难过。出门后与太太王健英一商量，马上掏钱买一架三角钢琴，给老师送去。黄晓同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。可惜没弹上几天，他就住进了医院，从此诀别了那架钢琴。

黄晓同弥留之际，陈燮阳又一次受到震撼。那天，他接到了师母的电话，“快过来吧，他要走了！”陈燮阳匆忙赶到医院，坐在病床边。刹那间，床前那架生命仪停顿了一下，变成了一根永远的平行线，一个艺术生命停止了。守在病床边的陈燮阳，在第一时间，用手机迅疾发送了消息，并直播了全过程。

这一瞬间，他内心受到极大震动，“我这一辈子，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景，母亲去世时，我都不在边上。”陈燮阳再次感到，作为黄晓同的大弟子、高克的再传弟子，他有责任赴莫斯科，走上先师的母校舞台，感恩、感恩。

而今，陈燮阳完成了他的承诺！

这场音乐会，意义远远超出“感恩”本身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中国现代交响作品，以民间方式走向世界的一次有效尝试，在此过程中还有意外发现，即中国作品的自信，从朱践耳一代已经开始。

我们再回头看，在二十世纪初至八十年代初，中国与世界文化联系的纽带断裂之后，朱践耳用了十年之久，先学习补课、后琢磨研究、再探索运用，完成了他这一代作曲家的艰难转型。难以想象的是，60岁后的朱践耳，竟然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交响乐创作的先河，写出了十部交响曲，在艺术技巧、美学观念乃至历史人文方面，实现了三个自我跨越。在迄今没有国际公认的音乐大师的中国，朱践耳正在改变这一现状。

朱践耳的作品新锐超前。在早年的中国乐坛，他并不受待见。李德伦有一次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说，“我曾打电话给朱践耳明确告诉他，你的音乐背离了传统，我不喜欢。”音乐界一些大名鼎鼎的同行，对朱践耳的晚年创作之路疑惑不解。人们担心他标新立异的独创不能被这个时代

所接受，最终为“没有前途、没有出路”的音乐所害。以致他的《纳西一奇》被称为“怪胎”，在某次学术研讨会上，遭到同行们的一致反对。更有甚者，劝他要“保住晚节，不要坏了一世名声”。

不可否认，当维系了几百年的古典音乐审美标准，遭到“世纪的反叛——20世纪音乐”的强力挑战后，人们对先锋派及现代音乐的作品“谈虎色变”。

可伟大的俄罗斯文化，接纳并包容了朱践耳。还在大三、大五时，他的习作《节日序曲》、交响大合唱《英雄的诗篇》，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上演多次，并被苏联电台买下并收藏。令朱践耳心存感激的是，1984年，他随中国音乐家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国际音乐节，组委会主席在一份中国小册子中，无意中看到了《交响幻想曲》，审听后当即决定：三天后在音乐节上演唱。左贞观回忆说，这是苏联听众多年后第一次听到中国作曲家的作品，反响很好。“可我认为，朱践耳这部作品，受俄国音乐影响太深，特别是受柴可夫斯基的

俄罗斯惊诧—— 中国交响作品水平远超想象

朱践耳交给母校的是四部“作业”——《节日序曲》《天乐》《第二交响曲》《百年沧桑》。这是作曲家留世音乐遗产中的一部分。

有观众从微信里发来了第一现场的文字及画面，无疑，音乐会非常成功。

“朱践耳作品《节日序曲》，回荡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金色大厅。陈燮阳大师磅礴挥洒行云流水的指挥风采，俄罗斯斯维特兰诺夫交响乐团精湛而又厚重明亮的多彩风格，今晚，金色大厅余音……余音袅袅……！”

“音乐会观众大都是俄罗斯人，每首曲目，左贞观太太用俄文讲解。《第二交响曲》演完后，一位俄罗斯老太太抱着朱践耳女儿哭了……”

“超长的三个多小时演出中，陈燮阳加演了两首安可曲后，俄罗斯乐迷们还是意犹未尽，陈指只能将已演过的精彩乐章，重演一遍……”

朱践耳的作品，令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院长索科洛夫感到震惊。尽管他对朱践耳早有所闻，但作品水平之高，远远超出他的想象。

陈燮阳不愧为“朱践耳作品代言人”。几十年来，他几乎指挥排演并录制了朱践耳所有的音乐作品。虽说如此，去莫斯科演出，他还是有些担心。一来，俄方给予的排练时间极为紧凑，三天只有六小时，每天两个小时。时间如此仓促，俄罗斯乐团能否掌握“中国韵味”？他心里没底。再则，特色乐器钢琴的演奏者国内稀缺，颇让指挥家犯难。无奈，陈燮阳在国家交响乐团的群里发消息，向全国公开征集，最后，总算在东方歌舞团找到了一位演奏者。

舒群十分信赖陈燮阳。排练期间，她给陈燮阳发了条微信：“一切归功于您。没有你这个指挥，哪来的实况录音、哪来的音乐会啊，没有你这个指

挥，我们根本不敢去莫斯科。我心里有底，在莫斯科，有左贞观；指挥，有你陈燮阳，不会差！谢谢你！”

三天排练下来，陈燮阳的表情亮了，这支俄罗斯乐团功力不凡。“时间这么短，排练却非常顺。铜管乐一出来，效果比国内乐团都好。唢呐协奏曲《天乐》《第二交响曲》‘中国元素’浓郁，尤其是钢琴，外国人闻所未闻，可他们听懂了，观众也听懂了。”

人们或许不知，当陈燮阳走进乐团排练厅时，他面对的是音乐大国多乐手的挑战。那眼神明确无误地告诉他，你手里得有活。俄罗斯斯维特兰诺夫交响乐团的乐手们并不知道，这位中国“钻石级”的指挥家，对朱践耳的作品烂熟于心。

开始排练时，俄罗斯乐手表现得很有牛气，一遍排下来，他们信服了。《天乐》打击乐声部节奏非常中国化，很不容易上手，陈燮阳一遍遍地指导他们；钢琴的声音虚无缥缈，有“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”的效果，乐队须有极强的控制力，陈燮阳帮他们找这样的感觉。

音乐会组织者之一李克，观看了排练全过程：“第一次排练时，乐手们一板一眼，完全按照谱面演奏，到后来，整个乐队融为一体，乐手们完全进入到音乐中，陈燮阳指到哪，乐手眼到哪，整个乐队活了。陈燮阳显得很兴奋，从指挥台上蹦上蹦下，一会又走入乐队中指挥，像是在游戏。他们完全跟着情绪走了。”

的确，古典音乐底蕴深厚的俄罗斯乐迷没想到，中国竟然有内涵、风格、技巧方面堪称大师级的现代作品，有这样的作曲大家。俄方音乐会主办者左贞观说：“这样的效果，完全出乎我的预料，让我深感惊讶，也深感骄傲！”

中国文化输出：不能光有传统，还要有创新

曲式影响。但在此后的作品中，他找到了自己。”

1989年，由左贞观推荐并安排，俄罗斯乐团在叶卡捷琳堡上演了几部中国作品，朱践耳的《纳西一奇》、王西麟的《动》和《吟》、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。虽然此次朱践耳的出国申请未获批准，但演出照常进行。从左贞观反馈的俄方信息中，朱践耳再次有了自信的底气。

如同马勒“我的时代终将到来”那样，几十年后，朱践耳的交响作品，得到这个时代的高度认可。作曲家叶小纲一言以概之：“朱践耳先生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最全面的作曲家，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。”

被称作“技术与内容的统一论者”的朱践耳，在传统的法则上，具有艺术独创性，他将中国元素合理巧妙地消化、吸收、拆解、创新，并用传统、现代乐派乃至先锋派的西方音乐技法，使之成为一种国际音乐语言。

毋庸置疑，“让中国语言变成国际音乐语言”，成了当今音乐创作的一大难题。走过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交

响乐，迄今还在摸索。在交响乐领域，中国至今还没出现国际公认的音乐大师，更鲜有拿得出手的作品。几代作曲家在焦虑中，试图改变这一现状。而朱践耳的创作之路，让后人看到了“让中国语言变成国际音乐语言”的希望与自信。

遗憾的是，如何有效地输出、推广中国作曲家的现代作品，至今做得还不够。

左贞观是值得尊敬的。在俄罗斯，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推崇中国作曲家、中国现代音乐作品。早年，他以俄文方式，在苏联作曲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了《中国作曲家钢琴作品集》，收入了朱践耳的钢琴作品；2000年，他在俄罗斯作曲家协会举办中国作品讨论会；2018年3月，他再次在俄罗斯作曲家协会举办中国作品讨论会，对朱践耳《第二交响曲》、王西麟《钢琴协奏曲》等中国作品，给了很高的评价。

李克说：“中国文化的输出，不能只有传统的东西，更要输出创新的东西，因为，这代表中国当代水平。像朱践耳这样的作品，如果每年坚持往外推，那么，中国音乐真正走向世界，就为期不远了！”